

R 人生百味 enshengbaiwei

允许生活不听话

□游宇明

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喜欢说这样一句话：“人必须敢于坚持‘所想’，只有一心一意将‘所想’变作‘所成’，生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彩。”我觉得这句话过于绝对。

道理难免枯燥，先讲一个故事吧！表兄读高中的时候，成绩并不瞩目，根本没想到要考大学。那时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，他们村子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，加上所在学校学风也不好，他断定自己此生创造不了什么奇迹。他对未来的设想是找个老婆，种好几亩田地，生几个孩子，过祖祖辈辈的那种生活。他的母亲不甘心，托人将他转进一所有点名气的中学。表兄体恤母亲的苦心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努力读书，常常下了课还在温习，一年后他真的获得了超过重点本科线10多分的好成绩。表兄原想报考地理专业，毕业后去做国土资源调查，见识华夏大地的好山水，但报志愿的参考书上将经济管理专业列在前

头，而学校订的参考书又太少，上线的同学抢来抢去，他只好按此书的顺序填写，最后进的是经济系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表兄被分配到一所高校教书，他想过改行做记者，但报考时单位不愿意开证明；他也想过当版画家，却找不到合适的领路者。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当“蜡烛”，燃烧了几十年，人到中年时评了教授，成了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。表兄说自己是被生活推着一步步向前走的，我觉得是真话。

表兄的经历生动诠释了“所想”与“所成”的关系：人最初之“所想”未必就是让人仰望的高度，实现得再充分，也很难“出彩”。即使“所想”熠熠生辉，也存在一种情境：我们奔向“所想”之路悬崖四伏、险滩遍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突围之策。此时，转向另一条能够把握的跑道也许更加明智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始终盯住“所想”，不能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放弃报到，从头



再来；单位不同意自己报考外面某个工作就软磨硬泡；想获得某种星辰大海找不到领路者就坚持自我摸索。只是此种一心一念地“盯”，也许成功，也许失败。

世上从来不乏被生活背叛“所想”却大有“所成”的例子。徐霞客自幼好学，饱读诗书，一心想做官来光宗耀祖，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：十五岁考童子试名落孙山，想收拾心情从头再来，父亲又偏偏在这个时候逝世，他只好回家一边种田，一边照顾母亲。然而，徐霞客的“向远”之心没有被命运打败，对家中事作了安顿后，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，21岁的徐霞客正式出

游，并将一路上的所观所感写成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他因此成为世界上科学考察地质地貌的先驱者之一。

曹雪芹的祖父曾掌握江南织造的大权，捞得的金钱数不胜数，后来曹家子孙获罪，家道中落。曹雪芹没机会过祖上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便把家族的经历记录下来，加以瑰丽想象，创造了文学杰作《红楼梦》。

人生中，要允许生活不那么听话，生活愿意让你的“所想”与“所成”融为一体，固然应该开心；生活击碎我们的“所想”，也不必怨天尤人，说不定，这是它赐给你成为另一个徐霞客和曹雪芹的机会呢！

Z 哲理小品 helixiaopin

安全区的幻觉

□肖成其

天气炎热，一只苍蝇飞落在树枝上乘凉。相邻树枝上栖息的变色龙正愁没有午餐，苍蝇的光临，让它垂涎欲滴，于是它慢慢向苍蝇靠近。

苍蝇看到了变色龙，可变色龙爬行缓慢，远在苍蝇的安全区之外，况且还在不同的树枝上，所以苍蝇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心想自己能飞，等它进入安全区再逃也不晚。

变色龙依然不紧不慢地爬着，似乎心不在焉，它轻松悠闲的样子更给苍蝇造成了错觉，认为变色龙不是危险的猎手。变色龙在苍蝇的安全区外停下了，却并不闯入，这更让苍蝇麻痹大意。然而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变色龙长长的舌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向苍蝇。苍蝇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，已经被变色龙吞入腹中。

苍蝇到死都没弄明白，变色龙还没到安全区，它怎么就命丧其口？这是因为变色龙的舌头是身长的两倍，还带有黏液，只要被它盯上，即使目标再小，也能被精准打击。它的远距离攻击武器让目标防不胜防，几乎百发百中。

所以，别自以为安全区是安全的。没有防范意识，风险随时都可能突破安全区。

一道光，从家照到国

——寻找抗日烈士王献玉

□王 展

七

雁落坪，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属于屯留。循着雷震此次打游击的故事，我们来到了这里。

从屯留县城出发，沿309国道一路抵达丈八庙，而后向南进入南壕。

数年前，宜丰与雁落坪合并为雁凤村。双泽、雁落坪、宜丰这一道沟谷，被当地人唤作“南壕”。这里三面皆山：西有佛头岭，南有宜丰岭，西南为盘秀山支脉老蒿岭。中间有两条河，由西南向东北奔流，在雁落坪汇合后，继续向北于丈八庙注入绛河，最终流入屯绛水库。

这里地形复杂，百姓淳朴，勤劳勇敢。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曾是八路军的大后方，留存下了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开会的土窑洞、树人小学旧址、上党战役的后方医院旧址。

雷震领导的三纵决死游击队十团，就驻扎在南壕佛头岭附近的石窑底和南坡村。

伏击台，处于宜丰村与雁落坪村之西的佛头岭。该地原名南屏山，曾建有一座清凉寺，又被称作佛脊台，因在此打过一场大仗，其名逐渐演变为

“伏击台”。

雷震抵达滚头凹村进行战斗动员后，命令两个连的部队在石窑底村集合，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。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。为减少伤亡，部队采取攻心战术，命令战士轮流喊话：“我们都是中国人，自己人切勿自相残杀，汝等家中皆有父母子女，兄弟姐妹，你们要好想一想。”“八路军是为了解放全中国，让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。”……后来，那位连长唱起上党梆子《斩赵王》，其声高亢，悦耳动听，格外触动人心。

93岁的奕贻斌老人躺在床上为我们讲述着（右上图）。战斗打响时，他距离伏击台很近，站在一户人家院中的风口墙里，亲眼见证了战斗的场面。听到过八路军的喊话，听到有人唱起《斩赵王》，还看到八路军战士猛然冲锋上去，结束了战斗。他还说，一天夜里，曾有大批部队经过。



老人的小院养了鸡鸭，一只小狗追在我们身后，房间的暖气烧得很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村民在伏击台种地，经常挖出子弹壳、骨头和战刀。为纪念牺牲的烈士，曾在此处修建了烈士陵园。

宜丰村的树人小学旧址，是三间两层的旧式楼房。1933年春，由吴之冈等人创办了红色学校——树人小学，取“百年树人”之意，志为革命培养后备人才。1939年7月，日军两次轰炸屯留，罗家年、牛傅岩、郗德夫等同志又带着学生进入山区，先在老爷山南部半山顶的车道脊、泉洼。1943年又转移到盘秀山东北仪凤村

的老坟圪落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雁落坪村东北的双泽村，上党战役时期，办过八路军的后方医院。

这里还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歌谣：“做军鞋，要用心。实纳帮，里表新。”

屯留，是屯兵居留之所，一直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，其中之一是指有三分之一的人祖籍来自山东，要不是赶得急，真该仔细寻寻乡亲。

